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

FAGUOERSHISHIJI WENXUECONGSHU

墙

1666

萨特 著 郑永慧 译

FAGUO
ERSHISHIJI
WENXUE
CONGSHU

墙

萨特 著 郑永慧 译

F·20
丛书

柳鸣九 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04号

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

墙 萨 特著 郑永慧译

责任编辑：江奇勇　　装帧设计：丁　明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283号)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　　1/36

印　　张：$7\frac{8}{9}$

插　　页：4

字　　数：150,000

版　　次：1992年6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2次印刷

印　　数：1101—61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721—1/I·645

定　　价：4.95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本序

来自恶心感与迷茫感

——萨特：从《恶心》到《墙》

柳鸣九

中篇小说《恶心》与短篇小说集《墙》，是萨特的两个文学起点。《恶心》于1935年开始写作，次年完成，出版于1938年；《墙》中的短篇则分别写于1936年至1938年7月之间，出版于1939年。两者的写作与出版稍有先后，但基本上都是同一年代的产物。

这时的萨特，三十岁出头，从高等师范学校毕了业，当过中学的哲学教师，到德国留学进修过，专攻存在主义哲学，发表过哲学论文与他第一部哲学专著《想象》(1936)。事业有了个开头，但写作他的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还是两三年以后的事。对于这位力图用文学形式来阐释其观念体系的哲人、这位用哲理来提高其作品品味的文学家来说，

《恶心》与《墙》正是他初期阶段思想与艺术的结晶。

比较起来，《恶心》更为重要，这不仅因为萨特自己宣称过，《恶心》是他最为满意的小说，而且因为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的图解，被视为萨特最早的一篇“哲学宣言”。因此，萨特前期的这两个文学起点之间，也就存在着主从的关系，既然《恶心》是萨特前期哲学思想的全面图解，带有哲学宣言的性质；那么，同样也力求表现若干哲理的小说集《墙》，自然就是《恶心》的延伸、演绎、派生物、附属品了。只有理解了《恶心》中的哲理，才能理解《墙》的内涵与倾向。

《恶心》显而易见完全是一部哲理小说。它以主人公洛根丁的日记为形式，但又并无一般日记体小说所具备的完整的故事情节与贯穿其中的人物关系。洛根丁从国外旅行回国，定居在布城，着手为十八世纪的一个侯爵写一部传记，在此期间，他在这个城市里没有碰到任何足以构成故事的人物与事件，他只有最平淡不过的日常生活，他的日记只记述了这生活中的琐事，特别是记述了他在平淡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对所遇见的人的感受，对周围事物细节的感受，对街道的感受，对树木、对路上石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

的感受，对色彩、对灯光的感受……等等，而且是敏感的、神经质的、甚至是病态的感受。然而，小说的意义恰好在于这些感受之中。这里有寓意性、哲理性，甚至有戏剧性、巨大的戏剧性："突然之间，帷幔突然撕开了，我明白了，我看清楚了"①，这一戏剧性变化之巨大，不亚于一场变革，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因为他所发现的自己感受中的变化，蕴含着一种对全部现实、对现实与人的关系的全新的认识。

洛根丁所发现的就是"恶心"："我搞清楚了我一直想要搞清楚的事，从正月以来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我都明白了。恶心没有离开过我，我相信它也不会很快就离开"②。这恶心，对洛根丁来说，就是他所感受的现实存在，就是被显现出来、被揭示出来的现实存在，是自己的存在与外部客观的存在相遇的结果。他来到这个城市，有了这种感受，也搞清楚了这种感受，这也就是对现实存在有了不同于过去的认识，这岂不是认识上的一个戏剧性变化？

正是通过洛根丁的体验，萨特在《恶心》中建立了他的存在观。在他的存在观体系中，外部的现实世界是一种存在，即"自在的存在"，人的主体

---

① 萨特：《恶心》，《萨特小说集》第150页，法国"七星"丛书本。

② 同上。

则是另一种存在，即“自为的存在”，当自为的存在触及自在的存在、两者形成一种关系时，就产生了一种感受，一种体验，一种反应，那就是“恶心”。而真正的“触及”、自为的存在与自在的存在之间形成的真正的关系，并不就是“法规”，不是对外部世界“一种外表，一层油漆”的感觉，而是对“事物的血肉”① 的感知。正如洛根丁在公园里的体验所启示的那样，外部世界的存在只有通过恶心才被真正地显露出来，被揭示出来，而人主体的存在、自为的存在，也只有在对外部世界存在的恶心感中才真正显示了自己。这里，自为存在对自在存在的触及，自在存在被显露、被揭示在自为存在的面前，实际上就是主体人的思维问题。萨特笔下的洛根丁又悟出，只是在这种思维中，人才是自为的存在：“我存在，是我自己在维持我的存在。我的躯体，一旦它开始有了，它就会自行活下去，但是我的思想，是我在维持它、我在展开它”②，“我存在着，我活着，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存在因为我思想”③。显而易见，萨特继承了十七世纪法国大哲学家笛

---

① 萨特：《恶心》，《萨特小说集》第151页，法国“七星”丛书本。

② 萨特：《恶心》，《萨特小说集》第119页，法国“七星”丛书本。

③ 萨特：《恶心》，《萨特小说集》第120页，法国“七星”丛书本。

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公式，把思维提高到作为自为存在的最基本、最必要的条件，作为自为存在的最基本、最不可缺的内容这样的高度，后来，他又在使他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自传《文学的诱惑》中，结合自己的存在状态，将这个公式具体化为“我写作故我存在”。因此，要谈存在，就必须谈思维，谈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活动，如果没有思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活动，那就不必奢谈存在，这就是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前提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是“上帝的选民”的哲学，他的洛根丁本身就是一个“上帝的选民”，存在哲理对于他是存在的，正如对那个每天都需要一个汉子的饭店老板娘是不存在的一样。

那么，自为存在对自在存在的感受内容、认知内容、思维内容有哪些？萨特在《恶心》中全部明确的答复就是：恶心。正如我们在小说中所看到的，主人公洛根丁来到布城准备过平静的学者生活时，他却突然感到难受，他发现他所看到的一切、所遇见的一切，都莫不使他感到恶心。这种恶心不单纯是生理的反应，而是一种认知，但它又不单纯是抽象的认知，而是具体形于一种生理反应。毫无疑问，作为一种认知、一种感受、一种体验，萨特的恶心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否定性的认识、感受与体验。它既然是一种主体的反应，那就正映照出外部现实

世界、周围的自在存在之中有着令人恶心的性质，正如洛根丁所体验到的："恶心，我感到它就在那边，在墙上，在内衣的吊带上，在我周围所有的东西之上"①，甚至"恶心呆在黄濛濛的灯光之中"②。既然外部世界的存在、自在存在只有通过恶心才被显露出来，那就说明了外部世界就是一个令人恶心的世界。总而言之，在萨特看来，外部世界的根本性质就是恶心。

应该看到，萨特在《恶心》中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思想，并且日后在《存在与虚无》中将之发展为他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范畴，那就是偶然性。在他看来，不仅自在存在是偶然的，自为存在也是偶然的，是偶然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当然，自为存在触及自在存在，两种存在相遇也是偶然的。萨特借用洛根丁的感受这样说："根本的问题是偶然性，我想指出的是，在定义上，存在并不是必然性。存在，就是在那里，如此而已；存在物显现在那里，任凭人去碰见，但是人们永远也不能扣除它们……偶然性不是一种假象，不是一种可以被人消除的外观，它就是绝对，因而也就是十足的无缘无故，一切都是无缘无故的，这个公园，这座城市以

① 萨特：《恶心》，《萨特小说集》第26页，法国"七星"丛书本。

② 萨特：《恶心》，《萨特小说集》第34页，法国"七星"丛书本。

及我自己”①。这样，在萨特的哲理体系中，现实的世界就被视为充满了恶心与偶然性的世界。正如洛根丁在小说中所说：“‘荒诞’这个词，现在从我笔下产生了”②一样，萨特也就把这个世界概括为、归结为一个荒诞的世界，一个无用的、令人绝望的世界。萨特的这种世界观、存在观，虽然带有浓厚的悲观绝望的色彩，但它必然会派生出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彻底否定的立场，一种摈拒的立场，批判的立场，这正是我们将在他前期的小说集《墙》中所看到的。

以上是就外部世界客体而言。另一方面，就人的主体而言，既然在萨特的哲理中，人的自为存在只有在对外部世界存在的恶心感之中才真正显示出自己，那么，恶心感也就是人对世界、对存在、对人生的一种清醒的认识(正如荒诞感在马尔罗、加缪那里是人的一种清醒认识一样)，也就是人之作为自为存在的一个标志。不言而喻，萨特是赞赏恶心感，是提倡恶心感的，也就是提倡一种清醒的认识，一种否定的、批判性的立场。有了对荒诞世界、恶心世界的清醒认识，有了对荒诞世界、恶心世界的摈拒立场、否定立场、批判立场，也就有了行动的起

① 萨特：《恶心》，《萨特小说集》第155页，法国“七星”丛书本。

② 萨特：《恶心》，《萨特小说集》第152页，法国“七星”丛书本。

点，有了超越“偶然性”的起点，超越“恶心”、“荒诞”的起点。这种超越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萨特看来，人是自由的，人可以自由选择，可以通过自由选择获得本质，赋予自为存在以意义，从而超越荒诞性与偶然性。虽然关于人命定是自由的、人的自由就是自我选择的自由、人不过是他自己所造成的、人的存在先于本质等一系列存在主义自由观，萨特是在日后的论著中才详加阐释的；虽然对积极的自我选择的提倡，萨特是后来通过《自由之路》中的马第厄、《苍蝇》中的俄瑞斯忒斯、《魔鬼与上帝》中的格茨才完成的，但在《恶心》中，他在洛根丁的身上也种下了自我选择的意向，在小说的结尾，洛根丁毕竟有了明确的选择计划，他决定放弃原来为十八世纪一个不见经传的侯爵写历史传记的工作，准备到巴黎去从事艺术创作，以求将来获得成功后“能够毫不厌恶地回顾自己的一生”①。

总之，从各方面来说，《恶心》要算是萨特全部存在主义哲理的一个胚胎，一个雏形，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起点，是他一生战斗历程的第一站。当我们理解了它的基本哲理与基本倾向之后，对与它几乎同时产生的小说集《墙》就不难加以说明

① 萨特：《恶心》，《萨特小说集》第210页，法国“七星”丛书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

了。

如果说《恶心》完全是一部哲理小说，那么，《墙》则基本上是一个社会写实性的小说集，其中五篇小说都是以社会现实、世态人性为描写对象，不像《恶心》那样充满了人物的哲理性的感受与思考。当然，由于萨特对自己哲学体系与思想观念的异常执着，他总不会放弃在自己笔下的社会生活图景中抹上些许哲理的色彩，也正是这些许哲理色彩，显露出了《墙》与《恶心》同调、与《恶心》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首先，使人注意到的是，《恶心》中对外部存在偶然性、荒诞性的清醒认识，到《墙》里转化为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尖锐的否定性的看法；《恶心》中对存在的恶心感，在《墙》中具体化为对社会人生的反感与批判；而荒诞性、偶然性、恶心的存在物，则化为了具体的墙，堵塞人之生路的墙(如在《墙》中)，阻碍人际沟通的墙(如在《卧室》中)。在这个小说集里，萨特所选取的观察角度、揭示角度与批判角度是如此无情，因而使得他所展示出来的社会生活图景显得格外可怕，正如读者所看到的，在这个被“墙”所围圈起来的小世界里，只有冷酷、残杀、政治迫害、精神病、法西斯暴行、阶级不平等、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闭塞、阳萎、同性恋、性荒诞、

狂热的民族主义与反犹主义……是一个恶心、扭曲、丑恶、阴暗、荒诞的世界。对这个世界，萨特表露出了毫不含糊的否定与强烈的厌恶，《恶心》中那一个热衷于阐明哲理的哲人，到这里成为了一个对社会生活明确表态、用自己的笔来进行干预、具有鲜明进步政治倾向的现实主义者。

在短篇《墙》里，可以看到令人发指的法西斯罪行。为了镇压革命，法西斯军队不仅滥捕滥杀无辜，而且对被宣判了死刑的人，故意在临刑前进行冷酷的折磨。短篇的写实之中充满了作者强烈的愤慨，它向读者标出事情是发生在西班牙战争期间，其揭露的矛头直指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权，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而萨特之所以写作这个短篇，是由于他在1936年任教于拉翁时，恰逢西班牙战争爆发，一个友人曾请他设法帮助越境前往西班牙投入斗争，这一写作背景标明了萨特当时的进步的政治立场与他以笔介入现实斗争的开端。

《卧房》是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心满意足心态的讽刺，是对资产阶级家庭关系中间隔、堵塞之墙的揭示。达尔贝达夫妇把自己作为资产者所拥有的富裕经济状况、舒适的家庭生活以及各自所享用的外遇与香糕，视为最正常、最合理的生存状况，在其中充满了安全感、满足感、自得感，自以为是健全理智的体现，是标准生活的代表，他们无论如

何也不能理解自己的女儿爱娃为什么不离开有神经病的丈夫而另找情夫，他们与爱娃之间存在着阻碍思想进行最起码的沟通的墙，他们还主观臆测女儿是在迷恋与丈夫的性生活，其实，爱娃只不过是要逃避他们那种心满意足、庸俗的生活而已。

《艾罗斯特拉特》是一篇带有寓意性的作品，其中的那个主人公并不是写实性的人物形象，而带有象征的意味，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廿世纪一个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子，这种思潮对人类怀着冷酷、残忍的偏执，与人道主义的思想、与博爱、善良等一切人类正常而美好的感情截然对立，水火不容，这就是法西斯主义与近法西斯主义的思潮。小说中，具有这种反动狂妄思想的主人公，竟丧尽天良，在街道上对行人进行无缘无故的枪杀。根据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证实，这篇小说写于1936年，当时，正是法西斯主义在欧洲泛滥的年代，而这篇小说所描写的暴行，与《墙》中所揭露的法西斯惨无人道的罪恶，正是同属一种性质、一种倾向的，因而，我们可以说，《艾罗斯特拉特》是一篇在思想、道德、伦理上具有反法西斯主义的意义的作品。

《闺房秘事》是资产阶级中性荒诞、家庭荒诞的揭示。小说中有一对夫妻露露与亨利，亨利患有阳萎症，露露虽然另有情夫，并且还有同性恋的女伴，但却没有离弃丈夫。她仍然爱丈夫“软绵绵的，

像个神甫”，而亨利更是不能没有露露，仅仅因为他认为自己是露露的丈夫，露露是他的妻子，应该是“属于他的”。露露终于出走了，原因却与家庭生活、与性爱毫无关系，只是由于亨利对待妻弟的态度所引起的，露露在外面与情夫厮混了几天以后，又回到了丈夫的身边，合法婚姻的家庭生活与婚外的性爱关系又恢复了原有的惯性，这里，家庭形式与婚姻关系都不是以性爱为基础，性爱也不导致家庭与婚姻，不论是夫妻之间的离与合，还是情人之间的离与合，都是“无缘无故的”，缺乏充分理由的，都是偶然性，都是恶心的，荒诞的。

《一个领袖的童年》，是对资产阶级子弟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精神发展史的暴露，是对资产阶级社会中“栋梁之材”形成历程的无情讽刺。主人公是一个工厂主的儿子，从小在资产阶级的特定环境里就养成了将来要当领袖人物、担负社稷国家重任的自命不凡感。家庭、社会、教育、朋友圈子与他自己，都以各自的方式朝这个方向来造就他。最后，他发现自己成长起来了，对于担负领袖人物的重任充满了信心，然而，读者所看到的不过是父母的宠爱是如何培养了他自我中心的性格，其家庭显赫地位所带来的人事环境中的屈从气氛是如何养成了他盲目自大、不可一世的优越感，周围道德沦丧的风气是如何使他内心里充满了淫乱的念头，社会

环境是如何使他完成了吸毒、同性恋与玩女人的“课程”，而资产阶级的政治与新闻舆论是如何使他形成了极右的社会政治观点，使他成为了一个狂热的反动的小右派，一个冷酷无情、无所顾忌的反犹太的法西斯分子。当他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他那个阶级的人都认为他成熟了，他自己也感到一个真正的领袖人物已脱颖而出。萨特在戳穿这一精神历程的全部丑陋性、反动性、荒诞性的时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家庭、道德、文化、教育、政治、新闻等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仅仅从他在小说中对弗洛伊德学说与超现实主义者的带否定倾向的描写，就可以看出他在思想上激进的程度。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精髓，主要不在于对恶心、荒诞的世界、人生如何认识，而在于面对这恶心、荒诞的世界、人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如何行动，这就是他的自我选择的哲理。本着对这种哲理的提倡，他日后结合着不同阶段的现实斗争，塑造出了一系列作出积极的或英雄主义的自我选择的人物形象：参加了反法西斯抵抗斗争的知识分子，把向恶势力复仇、把涤荡罪恶视为己任的古希腊英雄，最后抛弃了抽象的善恶观念而与人群结合的军事统帅，等等。《墙》是他初期的作品，其中自我选择的主题还没有发展到后来的那一步，如果其中也

有自我选择思想的若干萌芽的话，那么倒是一种自我选择无能为力、无济于事的思想。在《闺房秘事》中，女主人公也感到了她生活中的恶心，她似乎也企图作出某种选择，但她终究跳不出她那像泥沼一样的生活，她仍然回到了她原来的惯性。在短篇《墙》中，主人公的自我选择的意向显然是很明确的，他所作出的自我选择也是完全正确的，具有革命性与道德感，他宁可自己被枪毙也不供出一个革命者的藏身之处，他为了愚弄法西斯军官谎报了一个地点，但这个革命者却因为自己临时转移藏身之处而碰巧被捕。现实是如此荒诞，如此被偶然性所控制所主宰，以至人的自主性在这里完全陷入了绝境。

小说集《墙》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创作的：欧洲大陆经历了1929至1933年、1937年两次经济危机，一片萧条阴暗，而法西斯主义的乌云在欧洲上空又日益浓厚，特别是1936年德、意法西斯侵略西班牙得逞，帮助了西班牙的法西斯叛军取得胜利后，整个欧洲眼见自己即将堕入一场灾难与浩劫而无能为力，果然，不久以后，德国法西斯军队就席卷欧洲，法国也将沦于被占领的屈辱之中。在这样一个阴云密布、灾难将临的背景上，对现实的厌恶与反感，对前途出路的悲观绝望，都是可以理解的。

小说集正是萨特这个时期对现实的厌恶感与对人生迷茫感混合的产物，只是在不久以后法兰西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